

WO

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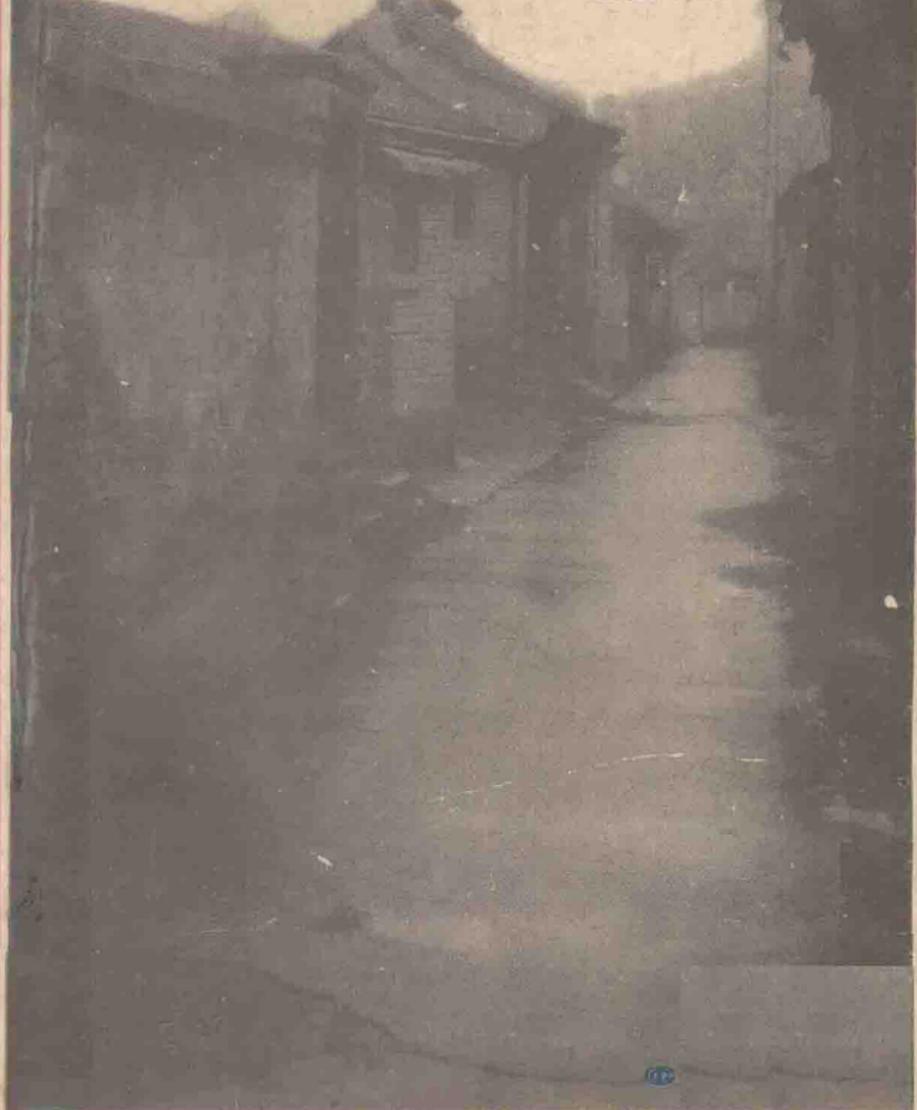
WANG

SHUO

# 我是王朔

●经历●创作谈●论爱情●作品片段●评论

王朔等著



# 我是王朔

●经历 ●创作谈 ●论爱情 ●作品片段 ●评论



# 我 是 王 朔

王 朔 等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长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190千字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0册

ISBN 7-80049-882-4/G·357 定价：4.80元

## 写在前面

王朔并不是现在成名的。早在1988年，他的名字就侵入了自北京，到北方，到中国大陆的千千万万青年读者的心。

四年后的今天，他卷土重来，再度辉煌。《北京晚报》中央电视台“12演播室”、香港《远东经济评论》、美国《生活周刊》，这些最有效的传播媒介异口同声地提醒读者、观众注意：北京有个王——朔。

作者王朔有严格的时间观念、异常的幽默感和丰富的想象力，这些对于熟悉他小说的人来说并不奇怪，他每天要写七、八千字。引起公众注意是他在1986年发表的《空中小姐》。1988年他达到第一个高峰，那年至少有四部电影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。如今他的作品出现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上。他的追随者包括大学生和青年蓝领工人。由于经常写电影和电视剧本，33岁的王去年的收入是好几个万元户。

《远东经济评论》这样评介道。

对于出版工作者来说，这是一个机会。这个机会存在于四大厚本的王朔作品集上市前，存在于电视连继剧《爱你没

商量》播出前，存在于其他出版同仁作出反应之前。

1992年5月4日，我们冒着濛濛细雨，骑车到王朔家，向他说明了一个计划。说服工作被记录在本书“关于本书”一节中。

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本书全文收入了王朔于1978年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第10期上的第一篇小说《等待》。这篇作品自发表后，就再没被提起过，即使在即将出版的，至今为止收录王朔作品最全的四卷本王朔作品集中也没有收入它。它早已被读者忘记了。但它对于王朔、对于评论家们、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来说，永远具有特殊的价值。

这里发表的是王朔专为本书发表的谈话。任何传播媒介在摘录、使用这些谈话时，必须得到王朔本人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双重书面认可。否则将视为侵权行为。

编 者

1992.6.1

# 我 是 王 朔

- 关于本书
- 经历
- 创作谈
- 文学与人生

▲行文中“朔”为王朔；“沈”为沈旭佳，王朔夫人，东方歌舞团舞蹈演员；提问者为春元、逸明。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.....	编 者
我是王朔	
关于本书.....	1
经历.....	4
1.家庭(4)2.我们院凡(4)3.不是出类拔萃的(6)4.老没戏(8)5.“四五”事件(9)6.新兵连(11)7.卫生员(13)8.大输液(14)9.处女作(15)10.咱都是同志,你骗我干嘛(17)11.讨巧(20)12.恋爱,成家(21)13.虚心使人进步(26)14.你是作协的吗?(27)	
创作谈.....	
1.言情(29)2.调侃(31)3.深沉(34)4.告别调侃(35)5.我不悲观(36)6.性(38)7.原欲(39)代表作(41)9.风格(43)10.怕别人不笑(47)11.创作过程(51)12.结构与初衷(52)13.取名儿,一天写八千字(54)14.为不同的读者(55)15.《动物凶猛》(55)16.新作(57)17.从来就没有救世主(58)18.就算新京味儿吧(60)19.消费人生(62)20.腻烦编剧(64)21.致文学新人之一(66)22.致文学新人二(68)	
文学与人生.....	71
1.谁是最大的腕儿(71)2.当代文学(72)3.崔健(75)4.你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所有作品(77)5.选择与矛盾(79)6.爱情	

( 81 ) 7. 命运与宗教 ( 83 ) 8. 哲学 ( 84 ) 9. 稿酬 ( 86 ) 10. 出版与发行 ( 88 ) 11. 想买《二十五史》 ( 90 ) 12. 周润发 ( 90 ) 13. 随时有人拿枪顶着你 ( 92 ) 14. 米兰·昆德拉、《日瓦格生》、《洛丽塔》 ( 03 ) 15. 不特别想出国 ( 94 ) 16. 翻译因 ( 95 ) 17. 走向世界 ( 96 ) 18. 我要写一部《飘》 ( 98 ) 19. 挫折与老练 ( 99 )

## 作品片断

等待	115
空中小姐	114
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	122
橡皮人	132
顽主	137
一点正经没有	147
玩的就是心跳	178
千万别把我当人	189
动物凶猛	206
附：王朔作品总目录	227

## 评论

剃刀刃儿上滚动的人生	马立诚 231
——评《玩的就是心跳》	
有容乃大	瘦马 239
干自己爱干的事	苏雷 245
王朔的真诚	魏人 251
王朔的“俗念相儿”	葛小刚 253
别累着自己	郑勇 259
常庸之辈·王朔印象	毕齐 269

朔：谈话？可以呀。我对出名儿的事非常热衷。但是这事会不会给人过分的感觉？别到时候让人指着后背骂咱们。

问：估计不会。

朔：《我是王朔》这名字最好换个中性点儿的。这名儿有点儿自我标榜。我特心虚。

问：我们主要从商业上考虑。好的书名不仅要准确概括内容，还得有点刺激。你们不是老王朔王朔的说吗？这回告诉你们一个真的。

朔：从更长远的利益考虑呢？会不会因此影响到我作品以后的商业利益？

问：取这名字还有一个考虑，我们准备出一系列这种东西。第一本叫《我是王朔》，第二本叫《我是某某某》，也是一大腕儿。这个系列有点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意思。

朔：算了算了。你们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

另外我想，估计我在谈话中不会把弱点暴露得很足，我尽量暴露，万一不足，你们是不是弄这么一篇文章，专写我势利的、俗气的一面，平庸的趣味，和我的虚伪。哪怕说的过一点也没事。把别人要骂我的话先印在这里。弄一个永远有自知之明的效果。

问：别逗了，书一发行，你后悔了怎么办？

朔：我保证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授权给你们乱骂一次，我跟谁都没说过，我特爱躲在家里偷偷看别人骂我的小文

章，看的津津有味。

问：我们还有一个担心。你现在是大众关注的焦点，相信来采访的人不少。如果你无节制地侃，每天接见一百多个记者，会影响本书销路。

朔：会不会，那我成什么了？我这几天都是为了推销华艺出版社那套王朔作品集。《北京晚报》还不错，基本达到效果。“12演播室”给我作广告的话全删了。《北京晚报》可能近期还要发一个一万字的东西。

问：这不是毁我们么？

朔：别紧张。那是评介作品。我现在真的想把形象做的低一点儿，被架起来不好，容易挨瓶。这几天我有点不好的感觉，见天儿的说你好说你好，你就真觉得自己好了。我相信早晚我能到那种烂漫的程度，但现在还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，没东西。上电视我有点后悔。我亲眼看见电视把汪国真和刘恒毁了。

问：你能否为本书写篇序？

朔：估计侃起来就没边儿了，写也会跟说的重复。

问：或者你找个什么人？

朔：我找人肯定是夸我的。你们自己写一个说明式的东西，说说咱们这本书的大概情况就行了。

要不，让沈旭佳写？

问：当然好。

沈：我不写，我净写错字儿。你们喝水。

朔：让人听着多不好，我没文化就够那个了。这个，她说的不会登出去吧？

问：阿瑟·黑利的媳妇写过一本《我嫁给了畅销书作家》，结果比瑟·黑利的书卖的还多。

沈：那将来让他给我写序吧。

问：扉页照片也很重要、我们想用一张大头像。你有没有特商业的照片？

朔：什么样的嘴脸算特商业呢？

片：《北京晚报》那张就挺好，挺深沉的。

朔：我有一张特深情的，怀着极大的深情照的。可惜人家用过了。

问：能否发一张你们三口子的照片？

沈：不行不行。你们不知道，人家在读者中，特别是在青年女读者中，一直是城市独行侠的形象。我和咪咪一登出来，影响销路。

朔：不登就不登吧。省得绝了我的后路。

问：那么，我们开始？

朔：好。严肃点儿。哎，沈旭佳，给我也泡点儿茶，我要谈话了。严肃点儿啊。你这录音机开着呢么？

问：开着呢。

朔：我——是——王——朔。

# 经 历

## 1、家 庭

问：请介绍一下你的家庭。

朔：我父母都是普通老百姓。母亲是个医生，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——现在叫国防大学——的一个教员。没有衣食之忧，也没什么可炫耀的。

问：你是否受到家学的熏陶？

朔：他们都不怎么识字，也不是不识字，反正不是书香门第。我是我们家祖坟上的一棵蒿子，没从父母那儿接过来任何现在还表现得出来的东西。

## 2、我 们 院 儿

问：我喜欢《动物凶猛》，但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。记得小时候常有这种情形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大帮孩子围上来，“哗”地逼住你，让你把钱拿出来。这种感觉没写出来。我是说被逼住的那个孩子。

朔：我上学那会儿也挨截。我们那儿有两拨儿土流氓，一拨儿叫小地主，一拨儿叫潘什么。北京军区总医院那帮孩子抱团儿比我们早，都欺负我们。后来只有组织起来。你想，十四五的孩子单练，谁打得过谁呀？你们家住

哪儿？

问：东四。

朔：那很近了。我们那儿一出来就是东四六条。我的好多社会关系都是那时候建立的。《动物凶猛》发了以后，姜文给我打电话，他们家那时住南竹杆总政那院，他一看也特别熟。但是他小，比你还小。他大概是63年的。我是58年生人。我们那帮里最大的是55年的，再大的就当兵去了。

组织起来干什么呢？先武装起来。我们院儿里有个仓库，仓库里有各种唱片，78转儿那种。我听到的最早的相声《夜行记》，就是从偷出来的唱片里听到的。还有垒球棒。那会儿训练部负责抓军事三项，有射击、障碍和投弹。现在改成军事五项了。训练器械就放在仓库。我们从那儿拿出来器械，去找小地主，人不够又叫了黄寺的，最后到了小地主那儿，让人家六个流氓追着这几十个孩子满胡同儿跑。这是75年。打架打得最热闹的时候。

那时的王府井南口，乌秧乌秧的，一到礼拜六派出所就去抄。抄了先提到儿童电影院旁边的工人民兵指挥部，然后送到东风市场派出所。蹲一屋子人。

我们院有一批干部，“三支两军”，或调到外地，房子都空着，就剩孩子在家老有，男男女女来“涮夜”。

我们这拨儿孩子走到今天，都看出下场了。我算混的比较体面，成文人了。我是跟我们那些朋友比，这话绝不是谦虚。也有人做生意发了财，身上揣着玻利维亚和那个小国——<sup>美国</sup>汤加。<sup>美国</sup>问：汤加。<sup>美国</sup>答：对，汤加的护照。有的作了律师的。有的还在混着，成了老无赖。也有被判了大刑的，毙了。

### 3、不是出类拔萃的

王朔：从一开始，我就不是出类拔萃的。我们这拨儿人里有优秀的。社会并不是没提供这种优秀人材冒出来的机会，但有一些优秀的人材夭折了，这不可避免。如果是另外一种环境，他们可能是一代英才，但当时只能寻花问柳，最后折了，折了以后一蹶不振。有人一入到挣钱道儿上，如鱼得水，哗哗哗特别煽。等到他想干别的的时候，他已经入道太深。

我特别悬，就因为我不出类拔萃，最好的东西得不到，只好退出来。结果我倒幸存下来了。我是老被甩出去的那种，甩成正人君子了。想学坏吧，条件不好，从小是奔着坏人去的，就因为条件不好，生给逼成好人了。

现在和那些朋友偶尔也见的着，意思完全不一样，话也对不上了。见面都挺尊敬的，不知根知底儿，变成了简单的酒肉朋友。不知道怎么表示，其实内心都有特别深的感情。我相信这东西存在。现在没别的表达渠道，只好是送钱，请你吃饭，陪你玩，全用钱表达，别扭。

早先70年代中期大家没意识到这件事，10块钱可以请大伙吃顿饭。10块钱也没什么攒的必要，干不了别的。那是特殊时代结下的一种特殊感情，这是一代人的感情。许多插青和当兵的经历中有与此相通的东西。这种东西以反常的方式开始。文化大革命再不好，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，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，使小孩儿摆脱了学校那种陈腐教育的束缚，所谓长知识的阶段全在社会上，学校里的东西相对于这种东西来讲是毫无意义的。你要考试要升学，就好像迫使你就范。如果那样我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，比如博士之类的。

问：就像高尔基。

朔：别这么说。这么比就把我比俗了，也把人家比俗了。

那个时代环境迫使你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。毛泽东式的教育使人产生一种精神升华，很少关注个人的困境。这种心境你不关注它，它就不存在，很多困境属于作茧自缚，你越关心，越发现很多东西很难得到。那会

儿你说是好大喜功也好，狂妄也好，但它毕竟使人看得特别远。

#### 4、老没戏

朔：从小让我激动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，没有什么自己的事。偶尔一会儿单相思，喜欢上哪个女孩，老没戏，人家老不看你，也就算了。我们还有更伟大的事要做。或者你和她好了，大家都用嘲笑的目光看你，你这属于流氓。“孙子，你这干嘛哪？”都是这种态度。

我小时候属于腼腆内向的。第一次跟人打架是跟我哥一块儿。拿一根棍子，跟我们院一个比我大三岁的打。冬天，那孙子带着棉帽子。我哥在前头跟他叫板，我在后面铆足了劲呱叽一棍子打下去。他回过头来看着我，没事。喔！给我吓的。他一推给我推一跟头。但不觉得寒碜，我觉得我是在有意磨练自己，将来我还得打仗呢。

《动物凶猛》里写的是我第一次进公安局。在东大桥。现在那人在东大桥开了个饭馆。当时他被我们院儿一帮人打了。当时我特别害怕，但是为了表现我特别猛，冲在最前头。我们冲上去的时候他们在那儿打扑克，就六、七个人。我们过去，他们发现情况不对，哗

地跑到墙根儿。那人揣起一块特大的石头，足有脸盆那么大，根本举不过胸，说：“你们谁敢上来，谁过来就砸谁。”我们当然不过去了，就站成半圆砍砖头。眼看着他就不行了，趴在那里。这时警察过来了。

进了公安局，我特别大义凛然。所有革命先烈，江姐什么的，都在我脑海里涌现出来。结果让警察一句话就把我说哭了。当时我在164中，韶山中学。我特怕中午回不了家，让大人惦记着。警察说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母嘛？一句就“坛”了。警察接着说，还扛着呢，就跟有多大秘密似的。其实谁勾的谁怎么回事来龙去脉，人家说的倍儿清楚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那边三个院儿的孩子打架。胡同里一百多人跑，胡同口站着两个人，也被打了，结果这俩人中，有一个他爸解放前就是这一带的顽主，那是真顽主。他爸后来找着我们说，你们也太黑了，把人花了就完了，你们还打，缝了30多针。结果总医院一个小子出了点钱。

## 5、“四五”件事

问：75年以后呢？

朔：“四五”事件能说吗？